

鄭興《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專輯歌詞中所建構出的「主動離散」

一、前言

鄭興為一華語唱作男歌手、詞曲作者，出生於江蘇省揚州市，大學就讀北京中國傳媒大學，研究所就讀台灣政治大學傳播所，而《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為鄭興的首張創作專輯，2017年由洗耳恭聽公司發行。「離散」是一種文學的主題，在廣義上指涉以離散經驗——因各種因素離開故鄉，並去往他鄉（居留地）的過程，所產生的各種情感與思考，如在異鄉的失落、對原鄉的懷想、對迷失的自我的追求——為題所寫成的文學；在狹義上，也會因為各種社會與文化脈絡而演變而成，如「馬華文學」，或者台灣本土脈絡中的「老兵／眷村文學」、「留學生文學」及「移民文學」。但無論如何，「離散文學」皆是起源自對自身存在的定義與探索，和與「他者」的相處與共存經驗，所造成對於「遷徙」及「認同」的辯證關係。本文所採用的定義將綜合「離散文學」的廣義定義及台灣、中國的特殊社會與文化脈絡下的狹義定義¹。

華文文學研究學界能找到的相關研究，以台灣（故鄉）、美國（他鄉）兩地的「移民文學」與「留學生文學」研究²；及台灣（他鄉）、馬來西亞（故鄉）、中國（文化原鄉）三地的「馬華文學」為主³，這樣的研究多是以歷史脈絡、作者背景與文本分析中的關聯去做討論⁴。

然而，即使是近期的研究⁵，卻仍停留在二十世紀大時代、大敘事下小人物的顛沛流離，卻鮮少注意到二十一世紀後，全球化時代下觀念的轉變，以及交通革新減低移動的時間與空間門檻等因素，帶來當代「離散性」的另一種面貌，不再僅僅指涉因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四散於國家之外，而更多是主動的考量，甚至是刻意追求「離散」體驗。再者，華文文學對於「離散性」的研究，幾乎只以小說作為研究對象，對於其他文類如詩、散文，甚至是歌詞研究甚少，且多只以

¹ 蔡雅薰，〈離散文學〉，轉引自〔台灣文化入口網〕，https://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theme_151_18.html?themeId=18，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0日。

²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³ 〈（離散）在台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中山人文學報》，第22期（2006年6月），頁93-105。

⁴ 林家崎，《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題：六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⁵ 張錦忠，《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離散／現代性研究室，2019年）。

純文學為主，並未考慮到在二十一世紀後，網路媒體的興盛與大眾娛樂的普及，使得當代的文學，多體現在流行歌、電影、電視劇等非傳統媒介中，我認為這樣的現況是不得忽視的。故本文將以流行歌的歌詞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將既有理論擴展到流行文化的詮釋中，同時也希望擴充文學研究社群對流行歌的理解。

二、鄭興的留學生背景、專輯理念與創作緣由

鄭興為中國揚州人，大學時「北漂」就讀位於北京的中國傳媒大學，並在2012年至世新大學交換時首次到達台灣，種下往後申請進入政治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的契機，在研究所的就學期間，先是在2017年以《愛情朝九晚五》獲得「金弦創作大賞」與「最佳作詞獎」，並首創在台北到花蓮的火車上，舉辦了「都市靈光快閃」演唱會；而後同年透過募資籌備，發行第一張全創作專輯《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並在2019年的第29屆金曲獎獲得「最佳專輯」、「最佳國語專輯」、「最佳新人」的三項提名。⁶

而如同大多數寫作「離散文學」的作家背景，鄭興的成長歷程充滿著「離散」的意味，除了離家到北京念大學，研究所甚至遠渡重洋到台灣就讀，從「故鄉」揚州到「他鄉」北京，接著從「他鄉／故鄉」北京到「他鄉」台北，再從「他鄉／故鄉」台北回到「故鄉／他鄉」揚州。即使不同於大多數華文「離散文學」研究中的戰亂（如：國共內戰）或者國家政策（如：留學生），因各種大時代的複雜因素而造成的被迫或被動的「離散」，鄭興所經歷的「離散」是一種自主選擇下的「主動離散」，但是，儘管如此，相對於大多數的華文「離散文學」的「美國／中國」、「馬來西亞／台灣」、「中國／台灣」等兩地間的「離散」，鄭興經歷的是一種更為複雜、三地之間（揚州、北京、台北）的「離散」，我認為，這樣的經歷令他在創作上，相較於當今的主流流行歌或民謠，對「故鄉」與「他鄉」的定位上會更為模糊不清，並造成其認同上的錯亂，這也都體現在他的創作中；更甚者，這種認同的曖昧與錯亂更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後更明顯的現象，在世界高速變動的情形下，資訊與交通網路革新、現代化後越顯同質的地景，都令既有「家鄉」的圖像越來越模糊，無法被單一框架所界定。

「我想做一張專輯，跨越時間的腳步，也連結空間的流轉。它帶著車廂的韻律，旅人的眼光，聽得到真實的心跳。」作者鄭興在《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的專輯說明給出的一段話，基本地說明他的創作理念。⁷他並未定義何為「故鄉」、何謂「他鄉」，甚至談不上有多大的鄉愁，就如同他於其中一個

⁶ 王捷先，〈在台灣出道的大陸民謠歌手：用吉他和文字述說音樂故事〉，轉引自〔中國新聞網〕，<https://www.chinanews.com.cn/tw/2018/08-23/8608214.s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0日。

⁷ 五大唱片官網，<https://www.5music.com.tw/CDList-C.asp?cdno=438455678756>，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0日。

專訪中提到對台北的第一印象：「剛開始來，真的覺得，天啊什麼鬼地方、怎麼一直下雨啊？」，真實地表達人在面對「異鄉」所感受到的「文化震撼」。然而，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後：「但後來待久了，只是覺得下雨有點煩，也不討厭，很習慣在台北生活的狀態，畢業後也常常回來。回來次數多了，這個城市的性格好像某部分融入到我這個人裡面了。台北的煙火氣（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感覺）很重，人跟人之間是比較親近的感覺。」對上一個「他鄉／故鄉」的看法則是：「北京是有點像前任，你們分開了，但偶爾再回去的時候都覺得挺好、挺可愛的，因為沒有生活在那邊，不像你住在那裡的時候，都覺得好像哪裡不太好。」，對最初的「故鄉」則表示：「那是爸爸、媽媽在的地方」、「揚州生活節奏慢、地方小，帶給他很多安全感」，僅此而已。⁸從他對這三個地方的看法可以得知，他並未對單一地點產生多大的認同，只是隨著時間逐漸熟悉或者疏離，當時的他更貼切地說是處在一個「旅人」的狀態，一切都「還在路上」。

三、對專輯歌詞的詮釋：鄭興如何在歌詞裡表達「主動離散」

本節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按照原專輯設計脈絡的文本分析，分析文本為歌詞、序曲與鄭興於 2017 年出版的論文，將透過這個部分對歌詞文本與原有的架構進行簡要的介紹；第二部分將跳脫文本原有的架構，以「主動離散」的概念進行主題式的分析，並提出鄭興是如何在歌詞文本中體現「離散性」。

（一）從出發、駐足到返鄉

此專輯分為序曲與歌曲兩部分，序曲為每個主題的第一首歌，分別為〈Departure〉、〈The island〉、〈City walk〉和〈Homecoming〉，皆收入大量的環境音與純器樂的配樂，作為歌曲主題上的銜接與鋪陳作用；而歌曲部分也由序曲分為四大主題，建構出一張前後連貫、故事清晰的專輯，以下為序曲分析與歌曲關係的整理表格。

曲序	序曲名稱	收錄環境音
----	------	-------

⁸ BIOS monthly，〈專訪鄭興：一直出發，就能抵達更遠的地方〉，轉引自〔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9632>，檢索日期：2021 年 12 月 20 日。

01	〈Departure〉	蟬鳴、上車、搭飛機到揚州、機場、具有明顯北京口音的路人聲音、「歡迎搭乘首都客運」（新北市三重發跡的客運）
04	〈The island〉	海浪聲、漁市內的紛雜、人們用台語的交談、照相的聲音、塑膠袋的聲音（或者採葉子？）、摩托車、鳥叫聲，再回到海浪的聲響
08	〈City walk〉	雨聲作為開頭，車子喇叭聲、吹口哨、沖洗街頭的水聲、垃圾車聲、落在鐵皮屋頂的雨聲、電視節目、便利商店自動門、結帳聲、提款、百貨公司（此處明顯仍是台灣口音的店員），然而坐上捷運／地鐵後，到達的是朝陽門站（北京市的地鐵站）及漸漸隱沒的摩托車聲
12	〈Homecoming〉	蟬聲、投入卡帶的聲音、騎腳踏車、收音機聲、老男人的話語聲、炒菜聲、洗碗、狗叫聲、老女人的笑聲、腳踏車鈴聲、喇叭聲、雨聲

表一：序曲收入的環境音

曲序	序曲名稱	詮釋意涵	主題中的歌曲
01	〈Departure〉	作者從故鄉揚州啟程前往北京，再抵達台灣的路途	〈Departure〉、〈開往三重的慢車〉、〈現象學〉
04	〈The island〉	作者身為一個中國人，如何想像與觀察台灣。	〈愛人〉、〈告別的練習〉、〈台北下的雨〉
08	〈City walk〉	除了是台北城市生活的側寫外，也包含作者回去北京（朝陽門站）探望的經驗，序曲上的細緻安排，為本段的歌曲安	〈風吹過羅斯福路〉、〈愛情朝九晚五〉、〈聽說北京下雪了〉

		排埋下伏筆	
12	〈Homecoming〉	蟬聲標誌出返鄉時為夏天（與離鄉時同樣，前後呼應），接著呈現揚州街坊巷弄的聲景，最後回到雨聲，連結〈城南〉的開場。	〈城南〉、〈揚州慢〉

表二：序曲意涵與歌曲的關聯

歌曲部分，同樣以表格整理的方式，結合呈現研究者的主觀詮釋及作者自述⁹，並對歌曲所欲表達的主題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曲序	歌名	主題與詮釋意涵
02	〈開往三重的慢車〉	從一開始出發時的思鄉徬徨，到最後漸漸地向過去告別，並對未來感到期待
03	〈現象學〉	企圖突破時間的線性思維，也企盼能活在當下
05	〈愛人〉	站在宏觀的歷史視角，去想像兩岸關係下的戀人，具象化「鄉愁」難以言說的情感
06	〈告別的練習〉	反覆的出發、告別與練習，因而漸漸習慣、學會安穩
07	〈台北下的雨〉	作者對台北的印象是潮濕的雨，已經習慣台北的作者，在揚州故鄉懷想著異鄉台北，體驗移動下不同城市因共通的天氣而產生的短暫交疊
09	〈風吹過羅斯福路〉	因為反覆的移動，在台北產生在老地方的錯覺；以及在異鄉中的羈絆，才剛剛熟悉這裡，又要離開
10	〈愛情朝九晚五〉	以旁觀者的角度，速寫台北城裡日復一日的的生活，一切都在快速變化，也漸漸遺忘對愛情的永恆誓言
11	〈聽說北京下雪了〉	在異鄉台北，因城市的「無地方感」，而在某個瞬間產生對大學時期北京的想望，並呈現對北京的複雜認同
13	〈城南〉	對快速變的家產生焦慮與曖昧的認同，唯一不變的只剩童年的回憶
14	〈揚州慢〉	離家後，希望家鄉變化再慢一點，讓他還能在這裡找到曾經的歸屬，並相信重複的離開與返回，都是為了找到自

⁹ 鄭興，《《城市之間》——音樂創作與展演空間》，（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從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出，作者透過歌詞文本建構出一個關於「出發、駐足到返鄉」的故事，像是旅人的心情日記，深刻描繪出作者在台北的生活、思念與思考。從一開始離家的徬徨無助與「鄉愁」，漸漸學會把握當下；而當習慣自故鄉與異鄉往返後，開始有了故鄉／異鄉間的重疊，讓認同趨向曖昧；最後，豁達於往返間的哀愁，並釐清最初「出發」的意義，並在旅途中想起童年的歸屬，有了對「家」的答案。

（二）主動離散

然而，這樣的「離散」體驗，已經與二十世紀下的「被動離散」相差甚遠，相對於後者在離開家鄉時，往往是長時間的隔離，前者因為交通的革新而得已迅速往返。以最貼近本專輯「留學生脈絡」的台灣六七零年代留學生文學為例，即是被動地因政經狀態巨大差異下所欲追求的「美國夢」，帶著某種民族的使命、偉大的理想，而離開故鄉、前往他鄉，這之中同時包含對「祖國」與「根」的強烈認同、思鄉情緒與文化差異下的深刻思考¹⁰。

然而，本專輯所敘述的、甚至是當代的「離散」中，因為現代化城市的快速變革使得各國城市漸漸同質化，而鮮少強調文化差異；交通革新使得往返時間大幅縮短，也減少了思鄉情結；甚至是對「祖國」的認同上也漸漸模糊，「出走」目的也因而從民族理想的追求，走向純粹個人主義式的自我實現與探索。因此，我將當代的「離散」重新界定為一種「主動離散」，即是為了與過去強調歷史、國族背景的「被動離散」做出區別，試圖建構當代離散的真實面貌。

回到專輯歌詞的分析上，我認為這張專輯體現的「離散性」即是一種「主動離散」，建立在交通革新帶來時間上的破碎與空間的快速轉換，產生的曖昧認同感，以及記憶的破碎與模糊；同時，人們因無法認同快速變化的故鄉，也無法認同快速來往的異鄉，而將認同投射在一個用永恆意象（童年回憶、鄉土想像等）所經營的「心靈空間」；而這樣的「心靈空間」，又因後現代城市地景的「無地方感」，使得時空重疊的現象一再地發生，加強認同的曖昧；在一連串過程後，選擇將認同投放在「旅人」，永遠在出發與到達之間徘徊、尋找自己。以下段落將以「主動離散」的理論架構深入分析此專輯中的歌詞。

1. 自我認同的曖昧

¹⁰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此處所界定的自我曖昧雖在傳統的「被動離散」也可見到，但其通常具有強烈的民族或國家意識，以及「斷根」的焦慮感，這樣原先所有的強烈認同情感在「主動離散」的脈絡裡並不被強調，而更多的是個人生命的境遇因時間與空間上的快速轉換而造成自我認同的曖昧感。

是以，自我認同的曖昧貫穿整張專輯，從作者的自述¹¹中即可得知「回到離開很久的家鄉在高速現代化的時代並不是難事，難的是在歸返之間處理料理記憶，整理自我」，從故鄉揚州前往北京就讀大學，再從北京到台灣唸研究所，這六年間作者已習慣反反覆覆的出發與到達，他形容這段旅程是「青春時間中的流浪記」，「記憶附著在這些城市各種各樣的空間裡，一層層地堆疊，一次次地移動，他們必然地成為了我創作的靈感和養分，也是自我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是以，自我認同在城市之間發生，在移動的過程中產生，其創作的動機，也是為了在這樣曖昧的認同中，為自己尋找一個定位，《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由之誕生。

2. 模糊而破碎的記憶

空間上的快速轉換除了使得自我認同的曖昧，也使得記憶零散化與模糊化，記憶被凌亂地放置在各個地景中，甚至發生跳接、重組的現象，造成想像與回憶的錯亂，而這些特質可以在專輯中大量出現，卻又沒有關連的物件中被體現出來。如〈開往三重的慢車〉中：「車子開過民權西路／隔壁男孩翻開一封情書／引擎和心跳一起加速／像吉他聲聲／划過他的窗戶」¹²，「情書」、「吉他聲」、「引擎」、「他的窗戶」，這些物件毫無關聯，卻可能在作者心中有隱隱然的連結；以及〈現象學〉中，整首歌跳脫線性時間的框架，將各種物件堆疊並捕捉各種瞬間的畫面，如歌曲一開始的：「世紀婚禮／海邊的進行曲／百年奇遇／星空的蒙太奇」，接著更指出「是誰模糊了想像和回憶／又是誰預判過多的懸疑／是不是你」，直接顯現了回憶與想像的難以區分。

再者，模糊的記憶也體現在回憶的跳接與同一地景之意義轉換，如〈風吹過羅斯福路〉的開頭，「那一年巷口盪秋千的樹／還好嗎／對面的小吃店早已換了／好幾家」，即是在異鄉（台北）想起故鄉（揚州），並帶出兩個城市快速變化的共同點，接著對於位於台北「羅斯福路」，在不同段落用了「傷心的羅斯福路」、「自由的」、「曾經的」去形容，也體現了同一地景在不同時間點的不同感悟，尤其是最後一段「曾經的羅斯福路／記憶開始變模糊」，體現了地景的快速變化與人的高速往返下，記憶成為破碎與模糊的面貌；以及〈揚州慢〉中，用火車借喻時間：「火車火車你不要趕／三個小時沒轉彎」，希冀時間能在慢一點，以及最後一段：「也不是不曾遙想當年／不快不慢不是太遠／校門口露天的電影院／

¹¹ 鄭興，《《城市之間》——音樂創作與展演空間》，（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¹² 鄭興，《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台灣：洗耳恭聽股份有限公司）。

還停格的情節」，表現對故鄉所剩下的一點模糊印像，在在表現出快速往返中，每次回到故鄉，故鄉都在快速改變，從中想要抓住一點微弱的認同，記憶原貌與故鄉原景卻快速流失的雙重失落。

3. 想像的「鄉土」

在對故鄉與他鄉的印象，皆成為模糊而破碎的記憶，並與想像相互交雜的困境中，作者使用「想像的『鄉土』」形構出一個理想的、不被外在快速變化所影響的「心靈空間」回應。而這樣的「鄉土」並不一定是真實所見，可能是架空於現實之上的幻想烏托邦，以此作為難以排解之鄉愁的虛擬投射。如〈愛人〉中，即抽離現實中的自己，站在一個宏觀的歷史角度，並透過永恆的自然與愛情中的「誓言」意象，「愛人／請把城市的日落也留給我吧／別害怕／星星會為你點亮歸程」、「愛人／不是說所有的諾言都會消失嗎／可為何／月光還緊緊擁抱星辰」，去回應政治情勢的瞬息萬變，以及身為陸生在各種歧視性政策下的擔憂與焦慮，「愛人／不是說時間會撫平所有的傷痕／可為何／海峽不肯把愛還給我們」；而〈告別的練習〉，也透過大量的自然「不動」意象舉如「風」、「雨」、「海」、「夜空」、「月亮」、「星星」，去回應現實中因頻繁的往返與「變動」，而導致的「告別」，「告別你／告別雨／告別未來的不確定」及「練習」，「練習哭／練習走／練習離開得很堅定」；以上兩個特質，也都顯現在〈台北下的雨〉中的最後一段，「讓我擁有你／像雨水一直緊抱著大地／像太平洋的風／一直擁抱／台北下的雨」。

再者，想像的「鄉土」也體現在童年記憶的回溯上。如〈城南〉中，同上段用火車借喻時間，「等等我吧／等等我吧／火車開走啦」，指出故鄉的快速變化，並且對現實中「家」的認同曖昧「離開第一年／好像也沒那麼想家」，與記憶模糊「離開第三年，往事也有了時差」、「城南還會是那舊模樣嗎？」，作者使用大量的童年事件與幻想回應，舉凡開頭「天空慢慢下起雨了 還不回家嗎／你說天空不只會哭／它還能說話／它說什麼你聽見了／都一一寫下／小心讓風吹乾／掛在城南橋底下」，即是作者對「天空」的傾訴，以及「天空說愛就藏在屋簷下／快去找到它／那動人的秘密夢的痕跡／一點點發芽／放一次風箏看一回吹糖／賭一把當下」，這些富有童趣及想像力的筆法，都顯示了對童年的懷想與追憶。

4. 多重而同一的城市地景

後現代城市地景的特徵是「無地方感」，讓作者即使在多重的地景中穿梭，仍會激起相同的感受，在異鄉想起故鄉（他鄉／故鄉），抑或是在故鄉想起異鄉，

前者體現在〈聽說北京下雪了〉中貫穿整首歌的「北京的一切還好嗎？」，即是在台北（異鄉）懷想北京（他鄉／故鄉），並且也對於承諾與認同的實存一再地質問，「承諾還是一樣遙遠嗎？」、「從這裡出發／是幸運的嗎？」，在多重地景間擺盪，讓作者無法相信永遠的承諾，更無法對單一地點產生認同。

而後者則體現在〈台北下的雨〉中，此首歌的創作動機即是故鄉揚州的一場雨，令作者想起了潮濕的台北，「潮濕的記憶／都被困在／台北下的雨」，與對台北繁忙的印象，「雨下的太急／像一場公路電影／從城市人群／到港口風景／快讓我昏迷」，兩座城市因為共同的天氣現象而產生了交疊，「飛機穿過雲層／我就睡著了／以為剛剛遠去的故鄉／也飄起小雨」，也呈現了記憶的重疊與複雜性。其中，對比於傳統離散文學中「失根」、「失去故土」之感，「主動離散」並沒有附著於某地的依戀，取而代之的是存放在記憶中的地景與內在感知上的差異，也導致時空重疊的發生更為頻繁。

5. 旅人式書寫及「旅人」的認同

綜合以上幾點特質，顯著地在歌詞上的體現的書寫特色，即是旅人式的書寫方式，用客觀的、速寫的方式去描繪身邊的人、事與物，展現出破碎與拼貼感，如〈愛情朝九晚五〉中的第一、二段，「六點半／安靜的街道已經看得到／一點光／公車上／他小心翼翼怕把鞋子弄髒」、「八點半／分針和打卡時間幾乎要碰上／地鐵站／人群裡站著一個賣花的姑娘」、「五點半／擁擠的交通才剛剛開始／有變化／超市裡／她精打細算開始張羅晚餐」、「七點半／打開門電視劇已經放到一半／洗衣房／怎麼找都已找不到／當年的白襯衫」，而因為作者不屬於觀光客，也不屬於當地人，這也帶給他感性的與批判的，一種「旅人」的眼光去看待周遭的人事物，本首歌即是帶入城市中因日複一日的的生活，而忘記曾經對愛情許下諾言的戀人，「可是寂寞啊／寂寞它還是常常讓人心慌／可是沉默啊／沉默它總是代替所有回答／親愛的／日子還是要過／親愛的／你說呢」，並給出用「旅人」的角色進行分析性結論，「我最親愛的／平淡的日子如何滲出時差／我最親愛的／誓言什麼模樣你還記得嗎／回來吧／日子有快有慢／有好有壞／放心吧／都正常」，表現既具有抽離於他者的理性，又具有代入於他者的感性。

而這樣「旅人」的超越狀態，似乎也解答了作者在這段尋找自我的旅程中關於「我是誰？」的提問，如〈現象學〉中「分別相遇／城市的圓周率／難捨難離／人類的選擇題」，即試著超越線性的時間，突破原有的距離限制，將分離與相遇的循環看成一個圓；又如本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揚州慢〉給出結論「該來會來／該散就散／人世間的變換」，對於快速變換的世界，作者以緩慢的步調、釋然的態度泰然回應。最後，也對於當代的「主動離散」，給出了一個明朗的答案：「我們都是星球都會轉／重逢是必然／離開是偶然」，相比於傳統離散中「去國離鄉」時，因「失根」所面臨的痛苦與迷惘，當代的「旅人」能帶著更輕盈的

腳步、更開放的心態，踏上一條尋找自我的路途，而人一旦踏出了故鄉，便永遠在出發與到達間徘徊，離開只是偶然，而我們也必然在某個地方重逢，並再次出發。

四、結論

本文的一開始先是簡要介紹歌手鄭興，以及欲研究的專輯《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接著，釐清文學研究中的「離散性」觀念與目前相關研究的可能侷限；第三，套用文學在離散研究的傳統，先是作者的相關背景研究，透過訪談資料得知其於三地留學的背景，與對三地簡要的印象，而後進入再進入文本分析。文本分析的第一部分，引用了作者（鄭興）對其作品的論述與研究者的主觀感受做對話，以了解作品所要表達的歌曲意涵、主題與敘事架構；在第二部分則跳脫原本的架構，以「主動離散」的概念框架去分析歌詞，以釐清作者如何表現出當代特有的「離散性」，即是透過「自我認同的曖昧」、「模糊而破碎的記憶」、「想像的『鄉土』」、「多重而同一的城市地景」以及「旅人式書寫與『旅人』的認同」，這五個面向即是透過本專輯的研究，所界定的當代的「主動離散」面貌：每個人踏出家鄉的人，都是徘徊在故鄉與異鄉的「旅人」，也因為離開過，才真正地到達。

本文的研究對象——流行歌專輯，雖不如以往離散文學（如：馬華文學、留學生文學、移民文學）作為代表性的文學現象，但本篇文章的可能貢獻，即是以流行歌歌詞作為研究文本，指出當代離散性有別於以往的面貌，無論在內容上，抑或是在方法上，都試著突破離散文學既有的理論框架，並提出「主動離散」的概念。然而，本研究的可能限制，便在於沒有比較的研究，僅以單一的文本研究，而無法論證這樣的「主動離散」是否為當代的主流離散面貌，甚至勾勒出較大的新理論，這便是未來研究的可能發展方向。

五、參考文獻

王捷先，〈在台灣出道的大陸民謠歌手：用吉他和文字述說音樂故事〉，轉引自〔中國新聞網〕，<https://www.chinanews.com.cn/tw/2018/08-23/8608214.s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0日。

五大唱片官網，<https://www.5music.com.tw/CDList-C.asp?cdno=438455678756>，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0日。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林家崎，《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題：六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張錦忠，〈（離散）在台馬華文學與原鄉想像〉，《中山人文學報》，第22期（2006年6月），頁93-105。

張錦忠編，《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離散/現代性研究室，2019年）。

鄭興，《《城市之間》——音樂創作與展演空間》，（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鄭興，《忽然有一天，我離開了台北》（台灣：洗耳恭聽股份有限公司）。

蔡雅薰，〈離散文學〉，轉引自〔台灣文化入口網〕，
https://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theme_151_18.html?themeId=18，檢索日期：
2021年12月20日。

BIOS monthly，〈專訪鄭興：一直出發，就能抵達更遠的地方〉，轉引自
〔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article/9632>，檢索日期：2021
年12月20日。